

Frank_Assignment 04

沒有想過言語和神聖可以扯上關係，年青時喜愛閱讀刊在報章的小品文；有王廷之，張君默，林燕妮的，或散文作品「三毛的撒哈拉故事」，三蘇「給女兒的信」，當然也少不了金庸的武俠小說「射雕英雄傳」，「神鵰俠侶」等。就在這充滿文字和思想的相互激盪下，我就和這代人有了這個集體回憶，也發展出我們這一代香港人。

就如馮洪堡所說，我們的語言，概念和意識，彼此有極密切的關係。我們把日常的語言世界包圍着自己，也在自己的內心吸收和處理物體的世界，而那語言本身就引領我們走入那說話的環境裏面，也就形成了我們香港人這個族群。

以此推論，基督徒是否也應有個共享語言，而這言語能從我們自身旋轉出去，又再把自己旋轉返回這語言當中。透過這語言，我們就變得更像一個基督徒了。

從安薩里的分析，我們「並未擁有」透過語言傳給對方的意思。而是「擁有」用來與其他人一起創造意義的語言。這讓我想起為何同一聖言對每個人的意義在不同時刻皆不相同。因為聖言於我們的意義是我們與天主共同創造出來的。

從歷史中的先賢哲人看「言語的研究」，我們有公元前 300 多年的亞里士多德，他認為人類獨自具備言語的機能，可以表達悲歡，事物的利害以及抽象的正義與否。相對其他所有生物，利害和正義的概念就無法憑聲音表白出來。

到了近代的喬姆斯基，他則謂「語言」是對人心靈和思想本質的探究，並發展了「生成語法」，一個在 20 世紀 50 年代發展出來的語言表達，形成和意義的理論，且解釋了人類思維的「語言能力」。

以此理論為基礎，我們可以梳理出一套「人類語言」共有的原則和元素框架，即「通用語言」，把不同民族，國家的人相互聯繫起來。既然人類已發展出這套「通用語言」，這「語言」又是否能成為人類相互溝通的有效無誤的工具呢？

心理學家榮格有這樣的見解，人類的語言是象徵性的，超載的，也就是在筆者此刻寫下一個字或一個意像時，其所隱藏的東西會超過明顯和直接的文字意義。因此他涵蓋了筆者潛意識的廣泛角度與文字的象徵結合起來。

以此推論理解，筆者「並未擁有」透過語言文字傳送給讀者或聽者的意義，而是創造了一個與對方共同「擁有」的「語言世界」。雖然如此，我們還是以語言邏輯去展現各人的心靈特質，並形成道德的判斷來維繫人類社會的秩序和有效運作。

如朱光潛所說，思想和語言是同時進行的，不能分離獨立，語言的實質是它與思想共有意義，而這就構成了我們共同的邏輯與文化組織。

除了思想，他更認為情感與語言也有密切的聯繫，所謂「情溢乎詞」就是從言語中喚起豐富的情感，又或是以有限寓無限的表達。所以，人類的情感，思想，語言這種活動，都是互相聯貫，藉以維繫着整個人際的模型運作。

至於言語如何能與「神聖」沾上關係呢？朱邦復有這樣一個描述：「人必須先覺...覺得人生除了感官刺激之外，尚有更理想的途徑，這時靈才會與心相合。」

從基督徒的信仰角度看，這「靈」就是聖神。「心靈之燈始能燃起，於是奇異點擴大，過去，現在及未來融為一境。」就是我們與天主結合走入永恆，找到我們最終的皈依。

既然我們知道語言有這樣的果效，我們又如何能以語言來塑造自己的靈性生命呢？

伊拉斯莫說：「天主使用了人類感知所熟悉的話語來傳達神聖真理的知識。」他派遣了聖子來到世界上，用人的說話，即之前我們提過的有限處境去表達，讓我們認識神。

伊布特曼的說法：「言語是一個事件，即是當我們說話的時候，並非是自言自語，其實我們都有個對象，就是在說話者和聽話者之間建立了關係。」這個關係，我會稱之為「愛」的關係。天主透過聖子向人說話，就是要建立這「愛的關係」。

而我們作為聽話者，就用這「言語」作為一個與天主溝通的渠道，去接收及發放出去，以落實生活上連續的決定和對新可能性的開放。

追溯舊約先知時代，他們蒙召就是為了傳達「天主的話」，以富有創造性和救贖性的「聖言」，去幫助人們獲得救贖的恩寵。

當然，人能夠領受天主超越的「言語」，也是基於天主的恩寵。

聖經就是天主的聖言，但語言的意義，是說話者和聽話者的共同創造，所以也必定包含了人對聖言的回應。當我們作為聽者的不去傳達和落實「聖言」的話，那麼「聖言」也失去其意義，這也是我們作為基督徒一生的功課。

執筆至此也回應一下「信仰富二代」的現象。的確，不少教友都有「富二代」綜合症的問題。在現今互聯網資訊充斥以及 ChatGPT 的時代，我們似乎對大部份的問題都有了答案，大家也缺乏提出問題的動力。大家對尋找神聖，可能都以「非不能也，是不為也」的態度視之。但以本課學習所悟，沒有對問題和生命作出個人回應，這是否會是我們每個人要尋找的答案呢？

感謝下神父提點：「驕奢淫逸，坐吃山空。」

我會緊記：

「咬定青山不放鬆，立根原在破岩中」清 — 鄭板橋

主佑